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六月霜

### 第九回 自由女陶然初惜別 失父兒外舍暫相依

卻說女士因憐同志構冤，又聞得他客囊羞澀，在著獄中苦楚不堪。便想自己剛為著川資沒有，把衣服質典些在這裡，橫豎自家省些就是了，何不分一半去送他監裡使用。女士想定主意，便連夜打發人暗暗的送了去，又囑咐那人不要說出是我的。看官：秋女士在這個時候，自己正要用錢的當兒，他的丈夫又不肯幫助著他，為什麼此刻又為著一個面不相識的人受了冤屈，他就連這點銀子是當來的也不顧了，定要去分送這個面不相識的人呢？咳，這就叫做仁人愛其類，君子愛其黨。秋女士為著中國人都不曉得物極必反的道理，死守著舊時的風俗習慣，不知改變改變。就有一兩個維新的人物，他們反恨入骨髓，終日處心積慮，定要把這些人弄死了才罷。所以他見了內地這般的情形，又受了外界那般的激刺，就痛恨著那些守舊的男子，卻最喜歡的是這等維新人物。今日聽見這個受冤的人，為的是「革命」二字，他就熱腸難遏起來了。便是他後來和徐錫麟、富太守等要好，也不過是這個心腸罷了。外人的議論什麼意思不意思，都是叫做爛了舌頭，瞎說瞎話呢。閒言少敘。且說次日秋女士一早起來，梳洗已畢。行裝是昨夜歸聚好了的，所以此刻並無別事。他就帶著兩個親生子女，叫人挑了行李。女士又走到丈夫的書房內，和丈夫辭別。他丈夫也沒有別的說話，只說：「夫人這一去，前程萬里，將來為中國女界大放光明起來，夫人你定能博一個銅像千秋。只是目下革命風潮遍地皆是，夫人你是一個女子，還求你留一步心，不要畫虎不成，反類了狗。你我也夫妻一場，故此來叮囑你一番，聽不聽都在你自己的了。」女士聽了，說道：「君家這話說得也是。但我不過要喚醒我女界同胞，提倡女界的自由權，才有此行，誰望什麼銅像千秋？然而要這銅像，也沒有什麼難處。君家若是肯為國為民的做一番事業出來，難道就沒有人替你鑄銅像，作個紀念的麼？」他丈夫道：「夫人這些話我也聽得熟了，此刻還說他做什麼呢？」於是女士又命他弟弟兩個拜別了父親，才動身出門。忽有幾家女同志，在陶然亭設席餞行，差一個人飛奔前來邀請。秋女士得了信，便命家丁挑了行李，奶媽領了小孩先走，自己就同著那人，一徑往陶然亭來。

不一時到了。只見眾人都在那裡等著，一見女士走來，便一齊迎出亭外來了。秋女士連忙和眾人讓了一回，入內坐下，一一問好已畢。有一個中年婦女開言說道：「姊姊，你今日此行，又不知那年那月再能和我們聚首談心。所以愚妹等特備下水酒在此，一則壯姊姊的行色，二則表愚妹等的微意。」又有一人說道：「姊姊，你今日上頭為了國家，下頭為了同胞，才致拋卻富貴，獨自一人到東洋去求學。這正是可欽可敬的事呢！」女士答道：「二位姊姊說的是什麼話兒！我也不過盡盡我的心罷了，有什麼可敬可欽的所在。但我此刻還要搭車到天津，趕著趁輪船去。時候又不早了，承蒙眾位姊姊的盛意，只好心領了罷。」眾人聽了，齊聲說道：「這可不依你的，定要吃了，方肯放你去呢。」女士央告道：「眾位姊姊，難道還不知我的性兒麼？我是不會客氣的，實在今日還要趕著趁輪船。若然搭不著這部二班火車，就要耽擱日子了呢。求眾位放了我罷。」眾人見他真個是行色匆匆，也就更加欽敬他起來，便都公敬了他三杯，不再強留他了。秋女士見眾人應允了，連忙辭謝出來，忙忙的趕往車站去了。這裡眾人送了他一程，也就各自回去不提。

且說秋女士這日搭車到了天津，連夜下了輪船，一路無話。一日到了上海，女士上岸去叫了一部小車，裝著行李，又叫了兩部東洋車，自己和奶媽領了兩個小孩坐了，一徑往曹家渡越蘭石女士那裡去。當下女士接了進去，見他帶著兩個孩子，同奶媽一同到來，心中甚是納罕，便問道：「競雄妹妹，這回可是歸寧省親，回府去看看令堂伯母大人麼？」只聽得秋女士答道：「姊姊，還有什麼歸寧不歸寧，小妹今番來，簡直大歸了！」越女士聽了，不覺一呆，方欲動問，秋女士便把和丈夫離異的情節，細說了一遍。越女士便道：「賢妹，你不要動氣！我總怪你自己性子太躁，何必同他弄假成真，鬧到這般地步。自己將來的孤苦伶仃，遠不要說他，究竟外面的名譽也不好聽的。」秋女士笑道：「啊呀呀！姊姊，你真舊極了。從此還我自由，無拘無束，我正樂得他這般。」越女士聽他如此說法，只得笑了一聲，也不言語。隨後那秋女士又把此番要到東洋留學的說話，告訴了一番。

那越女士先前聽得他說夫妻已經離異了，心中便有些不以為然。現在又聽得他要單身東渡，往日本去留學，心中又暗暗的躊躇道：出洋留學原是很好的事情，但他的志氣過高，宗旨又太新。況且他年紀尚輕，外邊的世故人情又沒有閱歷過，恐怕血氣未定，一見了新奇怪誕的學說，同那不知自由真理，只曉得自由、自由，逢人便當做口頭禪說的這些妄人，他便要傾心相向，入他們的牢籠，受他們的誑騙，弄得陷入迷途，這是不得了的。非但把他好好的一肚文才，蓬蓬勃勃的一腔子熱血，都埋沒在不正之途，枉了他這一世，而且身家名譽，恐怕因此也要喪失墮落了。今天趁他還沒有出去，我且先探聽他的口氣，順便便勸導勸導他，也使他出外謹慎一些。越女士想到這裡，便開言問道：「競雄妹子，難得你有這志氣，有這願力，情願隻身東渡，出洋留學，真是可敬的很。叫愚姊聽了，怎不要佩服，怎不要羨慕？但不知賢妹到了那裡，進什麼學堂，要去學些什麼專門學科？照賢妹的熱心宏願，素抱開通女界的主義，大約是女師範科，或是幼稚園、保姆學，或是那些改良家政的學科，這幾樣是女界最切己最要緊的事情，不知賢妹……」越女士說到這裡，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那秋女士早把頭搖了幾搖，搶著說道：「啊呀呀！姊姊快不要說了，那些都是家常瑣碎的小事務，就是學了回來，也是無關大計的。你想小妹的性子，做得來這些事麼？我的宗旨是要救拔同胞，使女界二萬萬人能自立。那才稱得我的心呢。」越女士聽了，便笑著說道：「啊，愚姊弄錯了！如此說來，那麼醫學、看護學、蠶桑學，同女子的種種工藝，這幾樣一定猜著了。」那曉得那秋女士仍舊搖著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！」越女士急又說道：「這醫學同看護婦，不都是可以救拔同胞的麼？這蠶桑同種種工藝，不都是可以使女界自立的麼？況且這女醫生同紅十字軍中的看護婦，這兩般職務與名譽，都是極尊貴的。外國很有許多貴族女子，都捨身去當這職業，以盡救濟同胞的義務。我看賢妹的熱心宏願，正自和他們一般無二，胡不也去學了這個呢？」

秋女士即忙答道：「姊姊的說話原也不錯，這幾種果然是可以救濟同胞可以使女界自立的。但在小妹看來，還嫌他沒有什麼用處，還不是救拔同胞和女界自立的第一層工夫。怎見得呢？因為凡事都有個本末內外的分別。形式同軀殼，便都是末，都是些表面的皮毛。精神便是根本，便是世界眾生的主宰。我中國人的辦事，往往都不明白這道理，不肯從根本上辦去，所以終究辦不好。現在小妹正要力矯此弊，凡事都從根本上入手，所以和社會上普通人的心理，有些不同的了。」越女士便搶著問道：「賢妹既如此說，那麼只要凡事都從精神上辦去，不要徒學皮毛就是了，那是再好也沒有！為什麼這幾種還夠不上你去學呢？難道這醫學同蠶桑等類，都只有皮毛形式，沒有一些兒精神可學的麼？」秋女士急接口道：「姊姊，你又來了，怎麼你聰明一世，今日竟真個懵懂一時了呢？並不是這醫學種種都沒有精神可學，只因為小妹的宗旨是在恰才所說的救拔同胞，使女界都能自立的幾個字上頭。現在姊姊所講的這幾種學問，都不過是救拔他們的軀殼，同表面形式上的自立罷了，還是將來第二層的事情，並不是根本上的救拔他們，同根本上的使他們自立。現在他們不自由不平權的黑獄裡頭，還沒有放出來，怎能夠就好算救拔他們呢？怎能夠就好教他們自立呢？所以我的意思，是要替他們爭回了這個自由，使世界上男人女子一例平權，那才是根本上的救拔同胞，可以使女界有自立的基礎了。所以姊姊所說的幾種，小妹都用不著學他的。總而言之，小妹的學問，也沒有地方可以去學。不要說東洋，任你是法蘭西同英美各國，也沒有這一科科學的。這回出去，也不過胡亂揀幾樣學學罷了。不過可以借此考查考查外邊的情形，聯絡聯絡同胞的聲氣，多結交幾個男女朋友，自己放些眼力出來，揀幾個熱心熱血的真同志，將來可以大家幫助幫助。這便是我遊學的希望。此外再可以多看看些中國沒有或是中國禁買的書籍報章，這也是我遊學的益處。」

越女士一頭聽，一頭在那裡想道：咳，我說他志氣過高宗旨又太新，不是果然麼？我防他出洋之後，不要沾染了那些自由、自由的習氣，那知道他坐在家裡，不必沾染，已經是這樣的了。真真是可怕得緊！越女士想了一回，現在聽他說完了，便又接口道：「賢妹，你的宗旨是果然很高，很有道理，確是根本上的計策，愚姊見不到此。但是陳義太高，恐怕空有這個理想，到底不能實行

罷。」秋女士道：「姊姊，你快不要說這些掃人興致沒氣力的說話了。凡事的能夠實行，同不能夠實行，都在做的人自己身上。只要做的人是實心實力，肯冒險衝鋒，百折不回的行去，天下那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！即便現在社會上的心理不同，女界的大夢還不肯醒，一時不能就有效力。然而只要有了這個理想，將來終不怕沒有實行的日子。即使我今生壽短，不能親身乾到，不能親眼看見，但這男女平權、家庭革命的鼻祖，總不能說不是在他們不自由不平權的黑獄裡頭，還沒有放出來，怎能夠就好算救拔他們呢？怎能夠就好教他們自立呢？所以我的意思，是要替他們爭回了這個自由，使世界上男人女子一例平權，那才是根本上的救拔同胞，可以使女界有自立的基礎了。所以姊姊所說的幾種，小妹都用不著學他的。總而言之，小妹的學問，也沒有地方可以去學。不要說東洋，任你是法蘭西同英美各國，也沒有這一科科學的。這回出去，也不過胡亂揀幾樣學學罷了。不過可以借此考查考查外邊的情形，聯絡聯絡同胞的聲氣，多結交幾個男女朋友，自己放些眼力出來，揀幾個熱心熱血的真同志，將來可以大家幫助幫助。這便是我遊學的希望。此外再可以多看看些中國沒有或是中國禁買的書籍報章，這也是我遊學的益處。」

越女士一頭聽，一頭在那裡想道：咳，我說他志氣過高宗旨又太新，不是果然麼？我防他出洋之後，不要沾染了那些自由、自由的習氣，那知道他坐在家裡，不必沾染，已經是這樣的了。真真是可怕得緊！越女士想了一回，現在聽他說完了，便又接口道：「賢妹，你的宗旨是果然很高，很有道理，確是根本上的計策，愚姊見不到此。但是陳義太高，恐怕空有這個理想，到底不能實行罷。」秋女士道：「姊姊，你快不要說這些掃人興致沒氣力的說話了。凡事的能夠實行，同不能夠實行，都在做的人自己身上。只要做的人是實心實力，肯冒險衝鋒，百折不回的行去，天下那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！即便現在社會上的心理不同，女界的大夢還不肯醒，一時不能就有效力。然而只要有了這個理想，將來終不怕沒有實行的日子。即使我今生壽短，不能親身乾到，不能親眼看見，但這男女平權、家庭革命的鼻祖，總不能說不是我。」

秋女士正說得高興，忽見老媽子已前來請用飯了。越女士便站起來，「請」了一聲，秋女士等一齊到外間去吃飯。飯後，越女士又把「革命」二字，同他辯論了一回，勸導了一回。那曉得他立志甚堅，隨你說得怎樣，終是勸不過來。勸到後來，他反說道：「當時孔門的弟子，尚且各有各的志氣，孔子也不能相強他們，不要說你我二人了。我也不能定要強你信從我這家庭革命，你也不必定要強我拋棄這個革命宗旨。姊姊啊，我也勸你不必多說了。」越女士見他這般固執，也沒奈何他，只得付之一歎而已。過了兩三天，秋女士便帶了兩個孩子，同奶媽一齊搭輪迴紹興母家去了。這裡越女士見他行囊蕭澀，便重重的送了一付程儀給他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再說秋女士回到家中，同母親、嫂子等見過之後，大家甚是喜歡。後來談起了夫婦休離的事情，又免不得彼此都哭了一番。他母親也同越女士一般的埋怨了他幾句。他是素性剛強激烈的，自然也不服他母親的埋怨。後來他母親又說道：「你既然被他離異了，那麼你就在我膝前陪伴陪伴罷。好在我年紀也有了些，本來也是常常牽掛著你。如今常在一處，伴我晚年，也是你的孝道，也不必到什麼東洋去了。」那曉得他又不肯。住不上十幾天，他又向母親、嫂子說了一聲，說是「後天要動身出洋去了，哥哥那邊，我也不寫信去了，將來你們有家信出去，便托你們附一筆罷。」他母親便說道：「就是你要出洋去，家中也可以再多耽擱幾天。為什麼住了沒有幾日，又要別我去了？你要去讀書求學，也是有志氣的事情，我也不再來阻你，但你宗旨須要純正為是。只是我年紀大了，今日不知明日的事，你這一去，又不知要幾時回來。恐你去得長遠了，回來還見得著我沒有！」說著，便大哭起來。秋女士此刻雖也傷心，因見他母親如此，恐哭壞了他老人家，只得含著眼淚上來，同他嫂子把老太太勸住了。

到了動身那天，秋女士把兩個小孩及一切重要事情，囑托了他嫂子一番。回頭又命他姊弟二人，對外祖母、舅母叩了幾個頭，便匆匆動身。他母親和嫂子等人，一路送出大門。才走到大門口，回頭看看兩個小孩，也不覺一陣心酸，落了幾點眼淚。自己又忍耐著，向他母親拜了幾拜。他母親一面連忙把女士扶住，一面不覺也落下淚來。只因這時候女士要出遠門，大家只好把苦嚥下，各人又安慰了一番。女士就別了母親、嫂嫂，竟自開船去了。這裡眾人送出大門，直看得女士的船看不見了，才行回到裡邊不提。

不知女士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